

春秋
左氏
傳
十五

終

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二十九

哀公名蒯聩公之太子蓋
夫人定嬖所生故至二十
年即位

杜氏

高木家藏
盡十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楚子陳侯隨侯

許男圍蔡

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
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

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
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鼠鼠食郊

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
所食所食非一處

秋齊侯衛侯伐魯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監本柏作柏
在定四年經而裁

皇乃軌又
匣子合又

我設版築為圍壘廣丈高倍厚一丈夫志

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

出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故使下蔡徒國在

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

選蔡人更叛楚就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報攜李也攜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遂入越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

使大夫種因其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

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于斟

夏同姓諸侯襄四年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

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澆後相失國

依於二期復後緡方娠逃出自竇娠懷身也

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

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震舜後諸侯也梁

去疾 本又作去思
澆 五叶及一六五
報久下月
鄩 六尋

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震舜後諸侯也梁

膳羞之官賴此
以得除已善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妃
思有君

世虞思自以二女
而邑諸綸綸
虞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
方十里爲成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兆以叔夏衆撫其官職
襄四年傳曰靡自有

滅少康而使女艾謀澆
臣謀侯也
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季杼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豷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物事
全吳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
言與越成是

爲吳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
所加惠賜

親不奔勞
推親愛之誠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

讎於是乎克而弗取
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讎與猶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
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
日具姓言可
介在蠻夷而長

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生民聚財富
二十

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謂吳宮室廢壞當爲
吳

終
徐又又
秦又又

續
本作迹

伯
六西朝

本起三見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

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夏四月齊侯衛侯

救邯鄲圍五鹿趙穆以邯鄲叛范中行吳之

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

田從黨陳樹華曰禮記檀弓正義傳陳人下多田二字案三原似以意增也

者居逢猶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

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

楚未可奔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

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對

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

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

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

芥草之生於曠野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

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余言

猶千八

艾魚廢又

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

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所以亡齊侯

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帥不書非公命也孔

帥賤故不書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

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監本作柏今聞其嗣又甚焉將

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

不起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也舟車

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

有蓄癘癘疾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其所

嘗者率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

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曠棄不吾

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宿

熟食者分心字
積以分字連下句

彤字
古字

夫 本或作夫
姑 本又作媼或作
媼 在羊反

申 戊

有妃媼媼者皆內官御焉媼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媼者皆內官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為二十二年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邾人取之易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取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定四年

滕子來朝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

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在戚城南罕達子皮係

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十有一月蔡遷

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蔡殺其大夫公子駒

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邾人愛其土故

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于南

僕子南靈公子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無天子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

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

祗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適為辱夏衛靈公

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

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

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焉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削贖之子出

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公也靈公適孫

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

使太子統統者始發喪之

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告於

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

子姚子般送之子姚子般士吉射逆之趙鞅

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

軍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軍駟自

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

不知其虛實於是乎會之會合必大敗之從

見車多必懼之戰戰必大敗之從

之十戰龜焦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謀協以故兆

詢可也詢諸詢也故兆始約衛太子卜得簡

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

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

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

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千里士田十萬

十萬或也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去厥志

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若

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屬棺之重數王棺四素車撲馬無

入于兆兆葬下卿之罰也為眾設賞自設甲

戌將戰郵無恤衛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

或作滅
六殘

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簡

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群子勉

之死不在寇言有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子三

羅無勇羅東吏詰之御對曰疝作疝

而伏疝瘡也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

祖文王周文王烈祖康叔烈顯文祖襄公繼

蒯聵文故曰文祖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若

晉午在難午晉定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

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持矛右敢告無絕筋筋

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也

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獲其蠶旗蠶旗名大

子救之以弋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

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傳復曰難

段玉裁案廣韻十八切羅無勇羅東吏詰之御對曰疝作

△惠棟云都司長注則此求勝之辭故云面傷

斃 埤也又 本又作斃

復 素口反又 作史

竟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傳使簡子為難後竟

有晉陽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范氏臣

為范氏收周人趙氏得而獻之得簡子吏請

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其還

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鑿旗

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

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

小言雖小國猶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引殺

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大子曰吾

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

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止使我御之上也駕而

垂材兩鞞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吳波庸

如蔡納聘而稍納帥師畢入眾知之元年蔡

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以說

吳言不時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冬蔡遷于州

來毛本脫冬字

經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

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 夏四月甲午地震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無傳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曰天火 季孫斯叔孫

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

縣 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

卒祭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 冬

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 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 夏五

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名 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

廟 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 南宮敬叔至命

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

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 曰疋女而不在死疋具 子服

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 以待

命命不共命不共 有常刑待求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

校人掌馬匝車掌車乘馬 百官官備府庫慎

五十二

通子細又注

給

縣六云

守官人肅給國自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濟濡帷幕爵飲

從之於水出用為濟蒙茸公屋以濡物冒

自太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悛救之助所不

絡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文伯至命

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相子至御公立于象魏

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

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

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

拾藩也槐富父終生之後藩汁也於是乎去

表之橐橐表表大道風所向者去其橐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

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

毀宜為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晉大夫長

弘事劉文公為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

討責周與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秋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故付以後事故勅

已死令勿從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

子季桓子之妻言若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季

生男告公而立之生男告公而立之 絲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 南氏生

男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也 公

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

者者 召正當正當不及言畏康子也傳備 冬十月

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 荀寅伐其

郭郭代其北 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

使在外救已之徒擊趙氏 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 癸丑奔邯鄲十一

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經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稱盜不

言弑其君 蔡公孫辰出奔吳弑君賊之 葬秦

惠公無傳 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 夏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 晉人執戎

蠻子赤歸于楚晉耻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

本屬楚城西郭無傳會西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

魚傳天火也亳社教社秋八月甲寅滕子結

卒無傳同盟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故無傳亂是以

緩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

也承承音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

卒翩蔡大夫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

之錯後至錯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行併

如牆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

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夏楚人

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

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

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

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流將奪命焉為

一昔之期襲梁及霍為辭當備吳夜結期明

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單浮餘圍蠻氏

販音販字林匹

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

至陸渾南有豐鄉皆楚邑發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馭也析

和菟和山在右師軍于倉野上倉野在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夫大別曰晉楚有盟好

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

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下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

之未寧時有范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

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謀且將為

之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

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司馬致邑立宗焉以

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而盡俘以歸秋七

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庚

午圍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

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穆奔臨臨晉十二月

亥辛

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邠任藥部逆

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藥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鄰即高邑縣也路縣東

有壺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

與鮮虞會也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備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

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

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

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丟善義之

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

死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為吉射陣夏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齊

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諸子諸子

燕姬景公夫人諸子諸子

六舒又六條
茶又文加又

開
六節又六開
則之又一又六
字

妣之子茶慶諸子庶公子也諸大夫恐

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

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

亦始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

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惠子國夏寔

群公子於萊萊齊東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

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

來奔皆景公子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眾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鄭駟秦富而

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

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不守其位而能久者

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

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元晉趙

子士

天五傳二十九

十七

許器文

秋親及
本或作疾
乃結文

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奔二子阿若嚴長五少既受叔還會吳于祖

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

入于齊為陳乞所齊陳乞弒其君荼弒荼者朱毛與

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也五陳乞流滄子家

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冬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魚宋向巢帥師伐曹無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

寅于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

城父陳盟在昭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

立茶陳乞欲害每朝必駮乘焉所從必言諸

大夫言其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偃蹇皆

曰高國得君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

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

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

夫曰二子者禍矣持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

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

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

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鮑孫及

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

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國人追之國夏

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晏圍嬰之子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上戰不言卜

退不言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已

敗於柏舉今若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

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五辭

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

城父大冥陳地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

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立君之

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

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

塗不通外使也越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

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

其當王身乎日為人若妖氣守之故以爲當

不及他國若祭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祭禳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

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

睢漳楚之望也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

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師彼天常遠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

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

同都冀州不易地而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

率常可矣又逸書言信出八月齊郕意茲來

奔高國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

事之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且于齊公子曰

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

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出萊門而告

之故魯郭關止知之先待諸外關止陽生家

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及與壬也壬陽生

戒之遂行滅使無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以故

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僖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隱於僖子家內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

饋食之人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鮑子

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曰此

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見其醉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

牛而折其齒乎而脊之也孺子茶也景公嘗

之茶類地悼公稽首悼公曰吾子奉義而行

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必不怨鮑子。若

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必不怨鮑子。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

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

子固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

去鬻妣。茶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白竇。

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

夫曰：微乎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

器。一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

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

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

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

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

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艾冒，淳。恐駘人，不

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及冒淳地，名實以

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

以冬
告魯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

侵衛夏公會吳于郟郟今琅邪郟縣秋公伐邾八月

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內外之辭宋人

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不為大國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

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服吳夏公會吳于

郟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

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

弃禮以大國懼敵邑故敵邑十一牢之君若

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弃禮則

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六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

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

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背本不與必

棄疾於我放棄凶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

子大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

言君長大而大夫不函門此何禮也對曰豈

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大國不以禮

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

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

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

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爵弟也太

象大伯爵仲雍讓其弟季麇俱適荆蠻遂有民

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

禮也也端委又自鄙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

國不信其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

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

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之孟孫

此為作合

伯欲使不夫不逆對曰禹舍諸侯於塗山執其言惡猶安也

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王附今其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

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天也言

來以然侯相伐古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

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魯德如邾而以衆加孫所怪且阿附季孫

之可孟孫怒答大夫今魯德無以不樂而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

出季孟意異倭直秋伐邾及范門門也猶聞

鍾聲邾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子

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近吳二千

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

以距會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師遂入邾處其

公宮衆師晝掠虜掠也取邾衆保于繹繹邾山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獻

于亳社以其亡國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

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而背君之盟

辟君之執事辟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

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夏盟於鄆衍鄆衍即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禮禮義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

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

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

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邾賦六百乘君之私賦貢于吳言其國大

也為私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

傳代我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

患也不可以不救相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

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且而求之

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

去之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

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

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

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

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蔡五邑於其郊

曰黍丘指丘六城鍾邢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

亭丘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人曹

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諂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

吉吳伐我夏齊人取謹及闡不書伐兵未加而曹與之昆闡

在東平剛縣北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齊人歸謹及闡

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子肥宋大夫

夫曹人詔之不行詔曹厚也師待之公聞

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

殺之終曹人之夢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

問可伐不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

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

魯公山不扭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奔

亡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

若自伐本國者則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惡廢棄其鄉

好燕之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魯

公族故謂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

病之子張王問於子洩子洩對曰魯雖無與

立緩時若無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諸侯

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

讎也與魯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

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

武城故由險道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

田焉吳僑田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

滋鄆人亦僑田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鄆人教吳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

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

水字左傳

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懿子謂景伯若之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

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

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公宿庚公甲

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宿庚公甲叔子并

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者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

能國未可望也同人車能俱死是國能明日舍

于庚宗緣次於泗上徵虎欲宵攻王舍徵虎魯大

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在

三百人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或謂季孫曰不

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

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也吳人行成求與將盟

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

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

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

以言不自從故也

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

曹當之而後止

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了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具

之許復求吳王之予以交質吳人盟而還書

盟卑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

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

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

我取謹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

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

邾故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

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因諸樓臺栒之以

棘也栒栒也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革邾大夫存音

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秋及齊平九月滅宓如齊涖

盟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涖盟明閭丘嬰之子也盟不書諱畧

之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魴侯所通者鮑牧又謂羣

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也

陽生故諷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動群公子

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

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

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東縛冬

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宋皇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夏楚

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子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

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

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鄭武子賸之嬖

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請外取許

之暇請取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

每日遷舍作壘壘成輒壘合鄭師哭子姚救

之大敗子姚武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邾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

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蔡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

入淮通糧道也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火水

之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沉

陽火陽得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

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

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盈宋姓子

又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炎帝

為火師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

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盈

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也滿鄭方有罪不可救

也鄭以壁寵伐人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

則當伐宋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

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曰宋方吉不可與

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徵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其願免福祿而大吉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宋為徵子之後今卜得帝乙之卦故以

宋鄭甥舅也為宋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

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冬吳子使來

倣帥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書會從不與謀以疾赴故夏

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暉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無傳赴以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陳季子不書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

齊人弑悼公赴于師說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

齊地邾邾不書兵

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其師乃還承吳大夫夏趙鞅

帥師伐齊經書侵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

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事不再令再

也瀆卜不襲吉襲重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一

名隰濟南有隰陰縣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遂秋吳子使來復伐齊未得志故為冬

楚子期伐陳陳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

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而力爭諸侯民何罪

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

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

今蓋九十餘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

出奔鄭書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

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與

代而不與戰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

艾陵齊地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

名故書之

奔宋書名也

傳十一年春齊為鄭故鄭前年在國書高無平帥

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也季孫謂其宰冉

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

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

自度力不能使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之地

季孫告二子二子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

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魯臣屬也言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

車羣室都邑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

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

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

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侯於黨

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對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

故小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下非求非

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已不發戰

故不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

伯彘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孟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季孫曰須

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步

精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也五日右師

從之五日乃從公叔務人務人公為見保者

而泣城保守曰事克餘役政重賦稅上不能謀

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

曲稷曲郊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

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眾三如之眾從之如

遲言乃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逐

師陳瓊陳莊涉泗二陳齊孟之側後入以為

殿之側孟氏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發善

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伍人不狃曰

誰不如我不如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言止戰惡足為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

賢皆無戰志使師獲甲首八十所得齊人不能師其帥

宵諫曰齊人遁謀間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

許孟孺子語入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洧

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用銳精也我不

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洧曰驅之言驅馬公

為與其嬖僮注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特人疑章冉

有用乎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

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

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有

餘以為已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

其族轅喧進稻醴梁糗糗乾脯焉飯也喜曰何

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曰何不吾諫對

曰懼先行恐言不從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

齊欲以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博贏齊吳也

山 中軍從王吳中晉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

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齊國書將中軍

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

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宗于陽與閭

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桑掩晉御國子子國

書 國 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公孫夏命

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陳子行命其徒具

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東郭書曰三

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使問弦多以琴

年奔魯問遺也弦多齊人也六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

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

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甲戌戰于艾陵展

如敗高子齊上國子敗晉門巢亦敗王卒

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聞，立明陳書。

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兵從故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曰而事何

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鉞。

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賜于貢孔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之，拜受。公使

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寘之新

篋，襲之以玄纁。也。襲薦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

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

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濟其

欲也。不如早從，寧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

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

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

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

易種子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

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

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

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反役王聞

之使賜之屬鏹以死文陵役也將死曰樹吾

墓櫛櫛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

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秋

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善有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

子朝子朝宋人仕其姊嬖姊所娶子朝出出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

初妻之娣寘於犁犁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

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恥

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孔姑孔文

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孔姑孔文

疾之妻疾之妻疾疾臣臣向向雅雅為為宋宋向向納納羨羨珠珠焉焉與與之之城城

鉏鉏城城鉏鉏宋宋公公求求珠珠雅雅不不與與由由是是得得罪罪及及桓桓氏氏

出出在在十十城城鉏鉏人人攻攻大大叔叔疾疾衛衛莊莊公公復復之之使

還還使使處處巢巢死死焉焉殯殯於於鄭鄭葬葬於於少少禘禘終終言言疾疾之之

鄭鄭少少禘禘初初晉晉悼悼公公子子愁愁亡亡在在衛衛使使其其女女僕僕而而

皆皆備備地地初初晉晉悼悼公公子子愁愁亡亡在在衛衛使使其其女女僕僕而而

田田僕僕緇緇大大叔叔懿懿子子止止而而飲飲之之酒酒儀儀之之孫孫遂遂

聘聘之之生生悼悼子子悼悼子子大大悼悼子子即即位位故故夏夏戊戊為為大大

夫夫夏夏戊戊悼悼子子亡亡衛衛人人翦翦夏夏戊戊翦翦削削其其孔孔文文

子子之之將將坂坂大大叔叔也也訪訪於於仲仲尼尼仲仲尼尼曰曰胡胡簋簋之之

事事則則嘗嘗學學之之矣矣日日胡胡周周日日簋簋甲甲兵兵之之事事未未

之之聞聞也也退退命命駕駕而而行行曰曰鳥鳥則則擇擇木木木木豈豈能能擇擇

鳥鳥以以鳥鳥文文子子遽遽止止之之曰曰圍圍豈豈敢敢度度其其私私訪訪衛衛

國國之之難難也也度度謀謀也也將將止止仲仲尼尼魯魯人人以以幣幣召召

之之乃乃歸歸於是於是自自衛衛反反魯魯樂樂季季孫孫欲欲以以田田賦賦立立

有有訪訪諸諸仲仲危危仲仲尼尼曰曰丘丘不不識識也也三三發發三三發發卒卒

之法之法因其因其田田財財通通出出馬馬一一匹匹牛牛三三頭頭今今使使辨辨

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言也仲尼不對不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

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

法之常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

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重賦夏五月

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公會吳

于橐臯橐臯在淮南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

鄭鄭發陽也廣陵海陵宋向巢帥師伐鄭冬

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

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夏五月昭

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

之孟子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

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孔

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孔子始

弔也總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公會吳于

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繒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固故心以制之其制

義玉帛以奉之奉費言以結之結其明神以

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

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

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

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

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患也往也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擊標國狗之瘦無不噬也

瘼狂也而况六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鄭公及

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而卒辭吳盟吳人

五十一
四十一

藩衛侯之舍藩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

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

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今吳不行

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也子盍見大

宰乃請東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

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

君懼故將止之止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

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

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

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

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

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

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曰君必不免

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

死於越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

丘聞之火伏而後執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

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

備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由彌作頃丘至

暢岳暢岳錫凡六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存是

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鄭人

為之城岳戈錫元之族以處平九月宋向巢伐鄭

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

岳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以爲別者

例故不皆齊同元明本不以爲義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取

覆而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陳留封立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

諸侯故史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

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魚傳中且眾星皆沒而孛盜殺陳夏區

夫無傳稱盜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李孫雖

白經宗本岳
本慕固本閩
本監本毛本

魏文王作王

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
十二月冬蝨實十一月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鄭子騰

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

于岳獲成謹郤延二子宋以六邑為虛空處

不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

周卿士也不書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

也絕不相涉今俗語謂某若手為一隊則非古入語也先及郊吳

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

之觀越師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曰

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不可以見

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

之彌庸不可屬會徙五千也王子地助之乙

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

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

庸壽於姚地守故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自到七人於幕下以絕

五十四
四十四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先吳人曰於

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晉人曰於姬姓我為

伯為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

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國為敵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

之少待無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王

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

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

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敵邑將改職貢魯賦於

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

三百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

乘

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

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

於魯矣何景伯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

遂囚以逮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王之時則先王以

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

也魯襄若不會祝宗將曰其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

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且謂魯不共而執其

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駭言於王曰無損於

魯而祗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

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

相識曰佩玉繁兮余無所繫之繁然服飾備也

言吳王肯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

也睨視也褐寒賤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

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

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王欲伐宋

終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大宰

豁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具及越平

終伍負之言

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二十九

文改己丑六月廿六日校了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三十

杜氏 盡二十七年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

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

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

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

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

言西狩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

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致人之數自此以

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

卒故并錄以續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

惠棟云史記國策齊一篇曰楚威王戰

舒州庚戌叔還卒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傳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宋曹

呂。宮子狂卒傳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

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

帥師伐衛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

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傳陳轅賈出奔

楚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以為不

祥以賜虞人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小邾射以句

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

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既續書魯策以

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

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曰經無傳者多

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也濟成齊簡公之在魯也關止有

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及即位使為政

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當心不諸御

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擇用弗聽子我夕夕視陳逆殺入逢之陳逆子行

陳氏宗也遂執以入執逆陳氏方睦欲謀齊

和族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

酒肉潘米汁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

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初陳豹欲為

子我臣豹亦陳使公孫言已言已介已有喪

而止既而言之既終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

有背望視目望事君子必得志得君欲為子

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故緩以告子我曰何

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

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我遠於陳氏矣言已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不違

也從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夏

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

芒齒宜子夷子安廩子意茲子子我在幄

帳幄也聽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侍

人禦之子我子行殺侍人索在內故公與婦

人飲酒于榼臺成子遷諸寢徒公使公執戈

將擊之疑其欲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言將為成子出舍于庫怒故聞公猶怒

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

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所不殺子者有

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乃止子我歸屬徒

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

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奔中校路豐丘

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成子將殺大陸

子方子方子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

道子方取道及耐眾知而東之知其驕命奪

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

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

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東郭賈奔衛子方

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

不及此悔不諄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盈公

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

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鞶向魋邑易薄薄公邑欲

因易邑為公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

宰七邑而請享公焉為喜於以日中為期家

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長

育之皇野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

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請以君命召之左師

每食擊鐘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

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

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

公曰雖黽未采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

命君憚告子難以游戲野曰嘗私焉嘗試君

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

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公曰所難

乎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黽要子對

曰黽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

請瑞焉瑞符節以命其徒攻栢氏栢氏其父

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其新臣曰從吾

君之命遂攻之子傾駢而告桓司馬子傾桓

司馬即司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車亦曰不

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黽

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六月使左師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黽恐公怒

還入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

質之以自黜難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

將若之何乃舍之子舍曹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

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

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相

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

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

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

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佗玉而

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示不與雅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

丘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甲午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齊本齊

孔子辭辭不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

也故不敢不言嘗為大夫而初孟孺子洩將

圍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

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病謂民貧困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

子鞭之恨患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

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

使懼不歸不敢歸成為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

丕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

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

魯與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

輸以備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

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

楚所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貧死未將命則既

歛於棺造於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

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以

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

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存伐吳國也存重滅

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無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

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一日遷次

不敢留君命一日便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

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朝聘道死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之喪遭所聘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

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

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先民

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

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

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尹尹秋

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

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

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也饗受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

事孔子故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弟成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

公孫成公孫成成宰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

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

亦將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

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

亡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

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恒告曰寡

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指子

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

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

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檇媚杏以南書社

五百二十五家為一吳人加敵邑以亂年在八

齊因其病取讎與闡亦在寡君是以寒心若

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

乃歸成病其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羸齊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哩孔圉孔文子

伯也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

內通伯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

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與之盟為請於伯姬

良夫為閔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

圃圃圃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蒙衣為婦人服也寺

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

以告自稱昏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

戔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介被甲與殺從之

盟迫孔哩於厠彊盟之孔氏專政故却遂劫

以登臺，纒寧將飲酒，炙未孰，聞亂，使告季子。

季子子路也。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行。乘車言不欲戰。

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

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

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可

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子羔

遂出于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門守曰：無入為

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

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

入。因門開。曰：夫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

之。言已必繼孔悝。且曰：夫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亦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廩敵子路。

二子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桀也。

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聵也。莊公害

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先謂司徒贖成，曰：寡

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

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購成奔起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

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

成出奔宋即購成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

猛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

日乙丑無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傳十六年春購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

衛侯使馮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勝也曰蒯聩得

罪于君父君毋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

弃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

焉使下臣盱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盱

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

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方天之休言天

方授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聩之專夏四月

己丑孔丘卒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愁遺一

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在位謂閣下故稱昊天

也屏也屏榮榮余在疚烏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疾字通

也律法也言喪尼父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

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

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謀之非禮也稱一

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君兩失之六月衛侯

飲孔悝酒於平陽北東郡燕縣東重酬之大夫

皆有納焉納財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愆

欲令孔悝不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及西

門平陽使貳車及柘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

所在柘藏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

外為請追之遇載柘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

許公為反柘孔悝怪載柘者久不遇之曰與

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必

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殫子伯

不仁所或以其車從從公得柘於橐中孔悝

請本作反教不見有後字蓋班固所謂多古字古言

左傳三十

卷四

左傳三十
出奔宋。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昭二

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鄭人甚善。

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

之。如初。晉人使諒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

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

人省之。得晉諒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

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

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

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

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其竟。為白公。白楚邑也。汝陰

襄信絲西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

南有白亭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

此離不遠矣此子西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

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

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為楚國第用士之我

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

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子西不

悛勝謂石乞石乞勝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

期皆五百入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

楚之相熊宜僚

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

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

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劔不動其喉勝曰

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為洩入言以求媚者去

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請以戰備嚴

與吳戰之所得鎧兵救器許之遂作亂秋七

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

面而死兼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挾豫章以殺入而後死以效其多力

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

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

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

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方城之外皆曰

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

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地所求無饜則不安

而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人

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閻為王子閻平王

者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

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從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

門為門圍公陽穴官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

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曹乃曹而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曹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歲年日日以樂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

於國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冒而進言葉公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欲與白子高曰徵二子者楚不國矣

子期也相舉之敗二子功多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

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徵之徵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

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

言將烹之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

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燕勝黃氏黃氏

黃吳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國寧寧安乃使

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

於葉傳終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求酒於大

巨溟熙本纂

國本闕本監本毛本顧作穎亦非石經宋本辛本

地黃吳二事令馬國寧也寧安乃使

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

於葉傳終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求酒於大

於葉傳終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求酒於大

叔僖子僖子大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

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乃逐大

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

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良夫代執火者

而言將密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

而擇材焉可也輒若若材器可得也輒若

其身因豎告太子太子太子使五人輿緘從

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且請殺良夫公曰

其盟免三死盟在十日請三之後有罪殺之

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

幕皆以虎獸為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

請使良夫以良夫應良夫乘衷甸兩牡一輶

卿紫衣狐裘紫衣至袒裘不釋劍而食熱故

偏祖亦太子使率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罪紫衣祖裘帶劍二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

三罪紫衣祖裘帶劍二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

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鈎伍相著使

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

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

敗之左右句卒為潁勢以分吳軍而三晉趙

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

若天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

為也恐晉君謂志衛侯辭以難天子又使

之極訴父欲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

救衛國觀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

見之釋因服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服服處云

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敵必子又何辱言不須

自將簡子曰我上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子畏

玉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也楚

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

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

今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一領左一史

皆楚子穀曰觀下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

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

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

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方唯其任也何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令尹有憾於京賦云

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天若亡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左史臣懼右領與

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

城尹吉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

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終鄭裨竈言五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

令尹枚卜不并言所卜以沈尹朱曰吉過於

其志志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相過

將為他自改卜尋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寧也衛侯

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令濮

陽城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

生之瓜縣縣瓜生也良夫言已有小成

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照當免三死而并

殺之故自公親筮之昏彌故占之救衛曰不

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

逃衛侯貞卜正卜夢其繇曰如魚竄尾竄赤

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衛流而方羊裔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

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此

錢大昕云杜
其力然毛詩
王義亦出孔氏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入其郛將入城簡

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人

襄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郵入般師出陳國華可史記衛世家般作班師注刊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

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翦之削壞

公使匠父休久不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未

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內匠氏攻公公闔門而

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戎州

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戎州人

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

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鬣呂姜莊公

夫人鬣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

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

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

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潞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孫

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

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盟者季羔曰鄆衍之

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

鴉發陽鄆也在十二年武伯曰然則虺也武

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宋皇

瑗之子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

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

克克在下邑不義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

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初子仲將以杞

妣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杞麋曰必立伯也

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

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公執之麋皇

瑗奔晉宋公召之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

族使皇綏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綏瑗從子巴人伐楚

圍鄆鄆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下也觀瞻曰如

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故

命之命以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

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

工尹勤先君者也相舉之役寢尹具由于以

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主知志用知

兵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秋文云能尚書作龜也也龜也官

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其是之謂乎志曰秋文作昆命于龜

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也夏衛石

圃逐其君起起吞齊齊所逐衛侯輒自齊復歸

逐石圃而復石魍與大叔遺皆劉瓛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夏不為備

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真不及乃還真越

地秋楚沉諸梁伐東夷越報三夷男女及楚師

盟于敖從越之夷三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

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襄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微會夏會于廩丘為鄭

故謀伐晉十五年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

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

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據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

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越吳人殺之言其不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

於喪食

趙孟襄子魚恤時有父簡子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喪

親暱之極也主父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黃池在十三年

先主簡子皆盟信也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

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

非晉之所能及

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也嘗試

乃往先造于

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間君親討焉諸夏

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

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

敢展謝其不共

也展陳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

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

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

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簞小筭

使問趙孟

也問遺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知

所為而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反笑

吳王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退無謗言

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

使適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

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公因歌之曰魯人之

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臯緩也高蹈猶遠行

不知答齊稽首故使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是行也公先至于

陽穀先期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

君之軍息閭丘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

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次舍請除館

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勒僕人不敢勒齊僕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

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邾

公八年為吳所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

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辭曰孤老矣

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栢子外

母祖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

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遠也是以不得

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也曰以肥之得

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

產馬使求蔗諸夫人之宰蔗進也其可以稱旌

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夏六月晉荀瑤

伐齊荀瑤荀躒之子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

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

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

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

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

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

矣何必レ卜レ壬辰戰于犁丘漢書左傳注曰在犁丘齊師敗績知

伯親顔庚禽顔庚顔庚夫顔庚齊大夫秋八月叔青如越始

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

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

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

公願乞靈於臧氏臧氏世勝齊臧石帥師

會之取廩丘石臧賓軍吏今善將進也晉軍吏

戰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顔

今又勝都取廩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言

也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

大史謝之史晉大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牢禮

不度不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邾子又無道

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贛而立公子何何亦無

道何大子公子荆之母嬖刑哀公將以為夫

人使宗人宗人禮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

陳樹華云說
同音河介切相
義較過亦長
則唯言即當
言亦可作曠言

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

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也孝惠娶於

商孝公稱惠公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

卒立之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閏月公

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

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

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

聲子轆而登席古者見公怒辭曰臣有疾異

於人足有若見之君將設之設也是以不敢

辭不取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褚師

出公執其手抵徒曰必斷而足聞之褚

師與司寇交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幸

石經本設作
云設作設誤

石經本設作
云設作設誤

不取
共辭謝公

抵徒
幸而後亡

幸而後亡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而奪司寇

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

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

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

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

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少畜於公以

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

優狡盟拳彌優狡非優也拳彌衛大夫而甚

近信之故褚師比韞登公孫彌牟喪邑公文

要失車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

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二匠使拳彌

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

公郵子士請禦之郵子士彌援其手曰子則

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

逞欲先君廟贖也亂不速奔故且君嘗在外

矣豈必不及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

也乃出將適蒲蒲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

鄆鄆齊晉界上邑彌詐鄆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將適泠泠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

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乃適城鉏彌曰

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衛欺

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公為支離

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祝史衛人病之

懿子知之知揮為見子之子之公孫彌請逐

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法

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君見君有入若逐

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君間不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

諸其室難面逐之揮出信弗內再宿五日乃

館諸外里外里公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代衛

求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康子孟武伯逆

於五梧魯南也郭重僕為公見二子曰惡言多

矣君請盡之

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

公宴於五

梧武伯為祝

祝上壽酒

惡郭重曰何肥也

其貌

季

孫曰請飲彘也

飲罰

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

隨君遠行勅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三祖之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

后庸宋樂茂納衛侯

如后庸越大夫樂茂宋

司城子潞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

待之必毒於民也悞恨乃睦於子矣睦師侵外

州大獲越納輒出禦之大敗衛師掘褚師定

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也平莊陵名也

文子使王孫齋私於臯如齊衛大夫王孫曰

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

之命無佗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

字注引作振

字注引作振

字注引作振

字注引作振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

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發心以觀衆曰

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

設守備欲以恐公不敢入師還立棹公悼公

庶弟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日期則

為此司徒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

期而不得加戮故救司徒期聘於越為悼公

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

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忿期而及

人者遂復及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宋景

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

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

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

弟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靈樂茂為司城茂

子淵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六卿三族降

聽政三族皇靈樂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

之以自通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

達於君 今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

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重而

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

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

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

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討

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

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

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

城茂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

之罪也言大尹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

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宋本樟照林岳林足利本為鳥

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姜必立門

北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無

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

地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
名襄祝皇非

我因子潞子潞樂獲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

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

君以陵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

大尹徇曰載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

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惡其號令與若無別載氏皇

氏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

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

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

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鉅使以弓閱

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

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

成公奔楚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

入盟在僖二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

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

謂十五年孫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

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入四方其

順之詩周頌言無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為主

而國於何有左傳古本作順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

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二月盟于平陽西

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康子病之

言及于贛思子曰若在此吾不及此

夫不及與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

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夏四月己

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晉荀

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駟弘

欲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

子使朝三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

加之名顏孫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隰役在二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安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

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及濮

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子思曰大

國在敵邑之字下是以告急令師不行恐無

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

不亟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

我上伐鄭不下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

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

罪蓋知伯誣陳子故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

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木之顛瑤何有

焉言陳滅於已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

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

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

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

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

亡自恨已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

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今我三不

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後

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三桓亦患公

之妄也故君臣多間也間隙公游于陵阪遇孟

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問已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

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

悼公魯火立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慢而好勝早下

之則可行也行去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

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鄩

魁壘鄩土賂之以知政欲使反閉其口而

死將門攻鄭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

主謂知伯也言主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

在何此不自入蔡園本謂作通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

子曰惡貌醜也簡子廉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

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

子由是甚知伯也甚毒遂喪之知伯貪而悛故

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

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三十

春秋經傳集解後序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

解甲休兵乃申杼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

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

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

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

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

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

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
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
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
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
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
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
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
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

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
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
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
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
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
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
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
而惠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校勘記作哀王

三秋文作湣石經作湣

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卒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

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子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為洞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王磬紀公之廟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

非春秋本意上云審美雖不皆與ツミカ記尚書同然モト參

而求之可以端正ツミカ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モト疏

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

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

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

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

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

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

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

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

大與尚書叙說大甲事異不知老叟之伏

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

取審也為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

解之末焉正義曰王隱晉書武帝紀大康元年諸軍伐吳三月

平又自江陵遠襄陽東晉傳云大康元年汝郡民盜殺魏安釐王

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卷首有各題其七卷折舊年稟下

經凡一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言

注凡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八言

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蓋為穆王及諸侯所傳此書表歲紀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勗等於時即已不能識其書今復闕畧又轉寫益誤穆天子傳其間偏多史記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哀王是安釐王故安釐王之塚藏哀王時書哀王廿一年是赧王之十七年并下韓趙楚燕齊魯皆皆史記六國年表文也竹書說伊尹傳云事與書序大乖杜不見古文唯以書序考正疑伏生昏忘虛傳此事又疑竹簡雜記未之取審今據古文尚書說伊尹之事與左傳符驗明是竹書不可盡信杜以紀年能事大於春秋之經知古官紀事如是為其有益於左氏令人知左氏不妄故略記之以附集解之末

文政十二年己丑六月廿二日校對了

鹽田地

Stamle

110X
259
15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including the word "cut" and other illegible scribbles.

